



官场上的阴谋与爱情
招商中的智慧和传奇

第一政绩

王清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第一 政绩

王清平 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第一政绩 / 王清平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60-6014-2

I. ①第…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57868号

责任编辑: 朱燕玲
技术编辑: 易 平
装帧设计: 林露茜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7.25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6,000册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临危受命	1
第二章	妙手回春	10
第三章	急中生智	17
第四章	大获全胜	27
第五章	无中生有	35
第六章	有口难辩	42
第七章	节外生枝	50
第八章	逐步升级	58
第九章	艰难割舍	64
第十章	主动请缨	69
第十一章	机场抢商	75
第十二章	夜长梦多	87
第十三章	据理力争	92
第十四章	怜香惜玉	98
第十五章	欲擒故纵	103
第十六章	眼见为实	114
第十七章	未雨绸缪	119
第十八章	实地考察	124
第十九章	骑虎难下	132
第二十章	合力亲商	139
第二十一章	自欺欺人	147
第二十二章	一厢情愿	154

第二十三章	随波逐流	162
第二十四章	半途而废	168
第二十五章	善待百姓	174
第二十六章	权衡利弊	178
第二十七章	以身相许	184
第二十八章	自以为是	191
第二十九章	当务之急	199
第三十章	忘乎所以	207
第三十一章	釜底抽薪	216
第三十二章	虚张声势	223
第三十三章	藕断丝连	229
第三十四章	深谋远虑	238
第三十五章	无地自容	245
第三十六章	泄露天机	253
第三十七章	水落石出	260
后记		268

电话，丁小卫居然也不当事，只说：“好，我派乡长去。”正准备关机。

左逢源在电话那头火烧火燎地喂喂喂喊：“不行不行！丁小卫，你可要有政治敏感性啊，发展是第一要务，招商引资是第一政绩，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市四套班子领导都参加的。马市长点了你和几个党委书记参加，你可别不识抬举。”

丁小卫走水路奔小康的思路再不趁热打铁，就快要凉了，会场上已经开始嗡嗡地吵吵嚷嚷了。他心烦地说：“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我总要一件一件抓落实吧。当家人跑去游山玩水，家里谁还想干活。”

左逢源代市长马跃进行令，口气很硬：“小卫，既然你这么不懂政治，那你就看着办吧。”说完，主动挂了电话。

丁小卫听出左逢源说话的怪味，有点摸不着头脑。稍稍冷静了一下，才觉得自己“走水路、奔小康”的宏伟蓝图虽然切合实际，但偏离了上级的中心。于是，再接着开会的底气就明显不足，刚才的勃勃雄心锐减，简单说了几句，草草收了场，散会。

走出会场，胡艳艳又笑盈盈地迎了上来。丁小卫身后跟着一大帮干部，不便和胡艳艳说话，径直往宿舍走去。

胡艳艳说是丁小卫的远房表妹，其实他也说不清什么亲戚。胡艳艳几年前到南方混了一阵子，回来找到湖滨乡私立中学教书，算是他在湖滨乡唯一一个算得上亲戚的熟人。丁小卫刚来报到时，胡艳艳就找过他，主动介绍说她是丁小卫的妈妈叫来找他的，要他给她调动工作。丁小卫初来乍到，不想给人安插亲戚的坏印象，就没答应胡艳艳。胡艳艳就三天两头找他，弄得大院里人开始嚼舌头溜眼风了，有人怀疑漂亮的胡艳艳与丁小卫的亲戚关系。可胡艳艳一点不松劲，总是找丁小卫，好像丁小卫欠她什么债似的。

今天，胡艳艳打扮得格外抢眼。猩红的头发有点怪异，雪青色吊带衫像挂在衣架上，随风飘舞，身体曲线不断变化。但是，斜挎在身上的长带子小挎包又把那曲线拉得更加分明，惹得身后干部们纷纷驻足回顾，有不知情况的就大声喧哗起哄。

丁小卫感受到背后可怕的目光。说不出该如何对付胡艳艳。他在自己的宿舍门口没开门就站住，很不耐烦地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刚来，你的事情放一放，我会考虑的。你怎么又来找我呢？”

胡艳艳一点没恼，反而笑了，扭动着腰肢，操着很地道的普通话撒娇说：“我不找你找谁呀，谁叫你是我表哥呢！”

丁小卫听着胡艳艳甜润的普通话，心里让熨斗熨过似的舒坦，但对胡艳艳的做法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心想，谁是你表哥？怎么这么小年纪的女孩子就这么世故？

看这世道，记得原来这孩子很本分老实的呀。

“你不让我进屋呀？”胡艳艳歪头看着丁小卫，那副眼神让丁小卫心头一阵火烧烧似的。

“我要回市里开会了，有事下次再说吧。”丁小卫拔出插进门锁里的钥匙，转身走了。惹不起，躲得起。丁小卫烦胡艳艳这样的女孩。

“表哥，我的青春是短暂的，我不想在农村再耽误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姑妈说你最知道疼人的，我看你当了官就有点六亲不认了。”胡艳艳的高跟鞋在路上敲出咚咚咚的响声，紧紧跟着丁小卫。

丁小卫边走边说：“我总要有机会给你才行吧。现在乡里一个萝卜一个坑，人头经费紧张得要命，你挤进来哪有钱给你！”

“可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表妹这么瞎混，没个出头之日吧？”

“当人民教师多好多光荣，怎么就是瞎混，我真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要从政，不教一辈子书呢？”胡艳艳揭开丁小卫有过教师经历的老底。

“你——”丁小卫气恼不已。不错，丁小卫是做过教师，但后来赶上一次公务员考试改了行。不过，成功不可复制。别说胡艳艳是擗棍打不着的什么表妹，就是自己的亲妹妹，也不能踩着哥哥的脚步走同一条路的。因此，丁小卫烦恼地说：“我那是赶上招考公务员的机会，你现在不是没有机会吗？”

“好了，那有机会一定给我想着。”胡艳艳大人教小孩似的说。

丁小卫没理她。

胡艳艳把挎包向后一甩，头同时向一边一甩，说句，“再见”，屁股一拧一拧的，风摆杨柳似的走了。

丁小卫看着胡艳艳远去的情影，心想，这样轻佻的女孩子能不出事？……

安排一下乡里工作，丁小卫匆匆赶回市区。在路上，他又接到左逢源电话说，让丁小卫给气昏了头：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没有告诉，务必要带上深色西服、领带。丁小卫心想，大热天，往南方去招商，带那西服有什么用？怕是有其他什么用场吧。

丁小卫多留个心眼，问左逢源有没有什么任务？

左逢源说：“没听说有什么任务，随行南巡，其实是一种政治待遇。”

第二天一早，丁小卫提上密码箱到市政府大院乘车。一脚踏上考斯特面包车，满眼都是熟悉的面孔。市四套班子领导都在。本来，四套班子里，市委书记郝为民

兼任人大主任，但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余下就两人。一个是主持市委市政府全面工作的市长马跃进，一个是政协主席吴中友。两人全在车上了。不过，让他匪夷所思的是，水玲玲居然也在。坐在后排的水玲玲瓜子脸上浓妆艳抹，像只倒立的葫芦，她跷着二郎腿，细腿山东大葱似的匀称雪白，短裙裹出的大腿让丁小卫有点心动。她正冲丁小卫笑哩。水玲玲认识丁小卫。水玲玲是一招宾馆的领班，名如其人。姓水，又长得水灵，市里抛头露面的人没一个不认识她的。

丁小卫心里嘀咕，水玲玲也去招商？

车子离开市区，车上开始热闹。最活跃的还是政协主席吴中友。他倡导并经市长马跃进首肯，为消除旅途疲劳，车上每人讲一个笑话。除马跃进和水玲玲外，其他人一个不能特殊，讲不出来的，讲出来不能令人捧腹大笑的，令人捧腹大笑而内容肮脏的，拾人牙慧翻人筐底的，等下车就餐时一律罚酒。

于是，你一段，我一段，争先恐后。荤段子、黄段子，政治笑话，民间趣闻。有的丁小卫闻所未闻，听了忍俊不禁，有的他虽有所闻，说者又有新的创意，不得不佩服。一车上的男人们浪笑翻天。有的笑话含沙射影直指水玲玲。不是宾馆领班，就是服务员。水玲玲势单力薄，人微言轻，左右不了局面，针对她的段子还是不少。尽管有些不堪入耳的故事，她也只好红着脸听下去，看着窗外，捂着嘴在笑。

正在丁小卫笑得前仰后合之际，吴中友点他的名：“丁小卫，轮到你了。”

丁小卫像冷不丁让人砸了一下，发懵。笑话听了不少，手机里段子也不少，但从来没往心里记。现临时抱佛脚，搜肠刮肚却怎么也找不出一段笑话，才发现自己平时没有积累这方面的东西。听过别人的东西不是觉得不屑一记，就是嗤之以鼻，如风过牛耳，想不到那些无聊的东西还会在一些场合作为工作任务。

由于丁小卫拖着不说，车上气氛一时沉闷。吴中友犯急，用了激将法：“小卫你是想喝一瓶双沟酒，还是讲一段笑话了事。”

丁小卫难为情。吴中友是他的老领导，老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是搬石头填海，只不过是嘴皮子那点功夫，哪能不尽力完成呢。但丁小卫拱手请吴主席开恩放他一马。他不是说自己不会说，而是说实在觉得那些笑话难以启齿。

这就让车上好多人反感，仿佛他丁小卫是个正人君子，别人都成了齷齪小人。吴中友当然更容不得小卫这样，他说：“小卫，别把当官当了不起的事，一本正经有一品似的，活得累不累呀。”

一向牢骚满腹的吴中友这话好像还是说给别人听的，马跃进就打骡子马一惊地说了句：“小卫就随便说一个吧。”

丁小卫更没有理由拒绝马跃进的命令了，也不敢向马跃进求情开恩，但肚子里实在没货，说不出来。这时，身后的左逢源拍拍他的肩膀，递给他手机。丁小卫接过手机一看，彩屏上显示一条一条笑翻天短信。丁小卫手机里也有，但从不保存。左逢源送上手机，他如获至宝，大声宣布说：“有了，我说一个。”他照着手机上的一条短信念下去，“干部要四化，开会说套话，汇报说假话，对下说脏话，没事说笑话。”念完自己哈哈大笑。

然而车上却一时冷场。吴中友老不正经，转身上来要掐丁小卫：“好你个丁小卫，你歪着心眼骂人哩。”

马跃进却说：“小卫总结得好。”受到一把手肯定，吴中友只好松手。

丁小卫一下意识到除水玲玲外，包括自己在内的一车人都大小是官，短信上的几句话虽然不算什么笑话，但给自己和他们全画了像。他知道出语伤了人，忙解释：“马市长，这不是我总结的，是左主任手机上短信，不信你们打开手机看看。”

但大家没有兴致看手机短信，纷纷打起呵欠，乏了，睡。

丁小卫一不小心走进一个圈套。

他们一路上就这么乏了睡，醒了听笑话。历时两天，颠颠簸簸，累得腰酸背痛，终于来到南国名城。时值夜晚，南国名城火树银花，流光溢彩。丁小卫他们的考斯特面包车在城里走大街串小巷，豁然开朗地来到一家五星级宾馆停下。

丁小卫他们陆续下车，手里的密码箱全让行李生接了去，码在行李车上推进宾馆。丁小卫打开房门，居然是个单间。一张床。房间小是小了点，但也还整洁紧凑，并不局促。凭他的经验，他没有资格享受单间，最多只能跟别人住一个豪华标间。但既然不是自己要住，别人早已分配好的，他就没有必要去争取两人住。坐在床头，打开电视。

缓缓打开帷幕的屏幕上没有任何预告，没有任何前奏，直截了当出现一对赤裸男女性交的画面。丁小卫心头一紧，偷人似的紧张起来，掉进淫窝似的心慌意乱。天哪，电视上怎么放这种画面，幸好只他一人在看。他慌忙把声音调到零。这种不堪入目的画面太具刺激力和诱惑力。丁小卫浑身热得有点发燥，心惊肉跳，一种犯罪的意识让他感到可怕。他调了别的台。别的台居然很正统。节目转换太快，丁小卫几乎没转过向来。正统节目很正统，但看了没多少兴致。丁小卫干脆关了电视，去了一趟卫生间，洗洗手，出门下楼。

走出电梯，扑面是悠扬的钢琴曲。尽管大厅里逡巡着形形色色的客人，或左顾右盼，或东张西望，或三两聊天窃窃私语，却都对钢琴曲充耳不闻，而且目光摇曳

地寻找着什么。丁小卫发现自己的好奇可能会引起人家的注意，便大模大样地背手在大厅里悠闲地踱步。

“到二楼莲花餐厅来。”有人在喊。

丁小卫仰头看见左逢源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小卫来到二楼莲花厅。吴中友等人早在那里诡譎地议论什么。不用问，丁小卫清楚他们都看到了房间电视上的画面。吴中友仕途到顶，一无所求，肆无忌惮地大谈观后感：“乖乖，出来走走，大不一样，思想又得到一次大解放。”

马跃进还没下楼，凉菜早已摆上桌子。按惯例，今晚该喝两杯解解乏，但就因马跃进迟迟未到，饿着肚子的其他人就只好一口一口猛咽口水。水玲玲一路上被剥蚀的残妆明显在刚才进房间时得到了弥补，重新鲜艳夺目了。不过，换了一身晚装的水玲玲越发妩媚动人，楚楚可人。女人总是把自己当作男人眼前的一片风景，不时为男人创造一阵阵新奇。

大概是肚子真的饿了，吴中友骂左逢源大内总管怎么当的，别拿豆沙不当干粮，拿政协领导不当干部，马跃进迟迟不下楼，去看看是不是马跃进跟地级市领导一桌。

左逢源辩解说：“不可能，地级市委明天中午宴请，马市长正在地级市委刘副书记房间开会哩。你们打牌等着吧。小姐，拿牌来。”

坐下打牌，丁小卫头脑里还在想到底来南方名城干什么的问题。心有所想，口有所出，起牌时就自言自语起来：“唉，浑身是事，跑这千里之外来打牌，这做的是哪门子事。”

对门吴中友说：“不是我批评你，小卫，别乍买小猪蹄细糠，当官当到这份上还不明白？什么是工作？打牌是工作，吃饭是工作，跑千里之外来打牌吃饭更是重要工作。你要是想进步，就得对上负责，围着上级领导转，干给上级领导看，你在乡里干，累死了，没用。”

丁小卫对主席这话未置可否。吴中友说的在理。但有为才有位。丁小卫新官上任三把火，一把没烧就跑了出来，他感觉就像一堆柴火没烧就被闷掉了。他嘴里咕咕噜噜：“真的弄不明白，千里迢迢来这有我们什么事？”

吴中友说：“根据我的揣摩，马跃进对乡下工作太理解了，整天起早贪黑地卖命，他看你们几个驴前马后的跟他干，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疲劳，带你来招商是假，出来玩玩转转，开开眼界是真。左主任，是不是啊？”

左逢源不敢表态，说：“你老人家大彻大悟，哪有错过的。”

吴中友说：“反正，我这趟是要多走走多看看的。”

第一把，吴中友出牌，没打过去。吴中友气急败坏，怨小卫配合不够，该出手时不出手，该软不软。赢得起输不起的吴中友没有自知之明，别人早不跟他打政治牌了，他便把气撒到小卫头上。小卫反唇相讥，点了他几张臭牌。他自知理亏，摔下牌不打了。这正合小卫和其他两个人的心意。

终于，马跃进开会回来了，一脸的沉重，坐到主人位子上说了句：“吃饭。”

左逢源俯首帖耳请示：“是不是喝两杯解解乏。”

马跃进眼一挑：“夜里还要工作，喝什么酒。”

一直叫嚣要弄两杯兑现路上罚酒的吴中友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忙附和马跃进说：“有酒回家喝去，不去瞎花冤枉钱，吃便饭。”

左逢源立即催叉手站在门边的小姐把酒席改成便饭。小姐不让，说下了单子，必须赔付损失。左逢源拥出小姐，嘀嘀咕咕一阵，把酒席改成便饭了。

马跃进怕拂了大家兴致，解释说：“喝酒太浪费时间，马上要有任务，回去再喝个痛快。”说完，埋头扒起米饭。

丁小卫多少有点紧张。他从马跃进的脸色和语气中感到，马跃进的压力很大。市长有压力，自然他不能独自承担。压力是要层层传递的。有句话说得好，千斤重担众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看来，不久前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一身轻松马上就可能重任在肩了。世上本来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大老远地跑来没事转一圈，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但会是什么重任呢？丁小卫想，无非是招商的事呗。他悄悄问左逢源：“什么事？”

左逢源作沉思状说：“打前站的同志按照地级市的统一部署，一切都准备好，不会出什么岔子，会有什么事呢？不知道。”左逢源都不知，那说明是刚刚马跃进才领回的任务。

马跃进第一个放下碗，拿一根牙签就走，留下一句话：“吃完饭都到我房间去。”

丁小卫扔下饭碗，回到自己房间。本来还惦记着电视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淫秽画面的，但没有时间再看了。插上门牌就显示出来的电视刚响几声，丁小卫取了笔记本，顺手取下取电门牌，去了马跃进房间。

马跃进住的是一个豪华套房。白水市团团长，待遇当然不同。即使不是团长，丁小卫出差也休想跟马跃进比。马跃进住套房理所当然。套房外间会客室摆放着鲜花水果，比起丁小卫的单间高了许多档次。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几个乡镇书记都到了。丁小卫在墙角的沙发上坐下来。

马跃进翻开笔记本放在面前玻璃茶几上，看了几眼就仰躺在沙发里说：“地级

市委刘副书记刚才召开预备会，部署明天上午招商会签约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地市级市委高度重视这次南下招商活动，明天一早市委书记、市长都要到会，并亲自主持会议。因此，这次招商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重要标志就是签约项目和协议利用外资多少。刘副书记对以前在家敲定的十四个签约项目不满意，嫌少，要求明天起码要签到六十个，在这里造成强烈的轰动效应。这样，四十六个空头怎么办？让各市、区讨论。我说，根据我市招商的经验，是洽谈在会前，签约在会中，落实在会后。既然前面没有洽谈，明天会上就不可能有什么签约。刘副书记手一挥说，不要强调客观理由，我们就是要超常规思维，跨时空运作，创造前人没有创造过的奇迹。我只看结果，不问过程。明天会上，你市要确保再增加八个项目，这是硬任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你们听听，刘副书记是分管政工的副书记，又兼着组织部长，让他分管招商引资，明摆着是要把各人头上的乌纱帽跟招商项目放在一起拎在他手上。大家看看，现在快晚上十点了，我们到哪去弄八个项目明天签约去？”

丁小卫倒吸一口凉气。和不少人一起不约而同地看看表，已经是接近晚上十点。心里一急，丁小卫破天荒地打了个头炮发言：“马市长，要是在本市，这事情好办，别说八个项目，就是一百个也好签。可现在咱们身在异地，人地两生，举目无亲，离举行签约仪式也就不到十一个小时，别说项目是一个个经济实体，就是一个泥团，现捏也捏不出一个项目来呀。”

丁小卫相信自己陈述的观点印证而且丰富了马跃进在市委刘副书记面前提出的观点，这是保持一致的体现。

但没想到，马跃进一如市委刘副书记，一拍茶几，脸一冷，声色俱厉地说：“别跟我七十二个郎的当，市里压给我，我就压给你们。现在，统一思想已经来不及了，服从要干，不服从也要干。我把任务分一下。除吴主席外，在座的每人一个项目，确保明早把签约人连同文本一道报左主任那儿。你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把八个项目弄出来！”

丁小卫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其实头脑里空空如也，脸沉重得能拧下水来。

马跃进话停了，目视大家，等着大家表态，但没有一个慷慨激昂表态的。谁都清楚，这任务完成不了。但非得完成。吴中友插科打诨说：“小卫，拿条大鱼给他们看看，咱们政协出来的干部个个都是好样的。说不定，刘副书记一高兴提你当副市长了。”

丁小卫说：“你就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任务压在你头上你也得受着。”

吴中友说：“我只参政议政，关我什么屁事。”

“大家分头行动吧！”马跃进下了逐客令。

丁小卫和大家一起往外走。马跃进喊他回来吩咐说：“你们乡要确保一个千万元以上的项目签约，这次要看你的聪明才智了，快去行动吧。”马跃进递张大红请柬给他，“地级市里发的，拿着，有用。”

回到自己房间，丁小卫一直在想马跃进发挥聪明才智的话，反复思考才智如何发挥。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筹莫展。突然，他又跃起来，心里一紧，要是其他人完成了任务，独他一人完不成，那他岂不当了靶子挨冲吗？怎么办？

丁小卫想起左逢源，抓起床头电话，给左逢源房间打电话：“左主任还没睡呀。”

“这一夜别想睡喽，你在哪？”左逢源也一肚子委屈，但语气很迫切。

丁小卫说：“在房间。”

左逢源一听仿佛大惊失色：“啊，你还能坐住！还想睡觉！赶快出去吧，时间不等人呀。”

丁小卫说：“没有目标，我怎么出去？”

左逢源不便把话说透，烦烦地说：“你出去找吧。”就挂了电话。

第二章 妙手回春

打发走手下的人，马跃进惦记着水玲玲。他脑子木胀胀的，浑身很疲乏，却没有一点困意。马跃进虽然只是一个处级干部，但到哪都住套房。几乎所到之处都一样的套房空空荡荡，毫无新鲜感。坐到沙发上，心里也空空荡荡。瞅一眼左逢源写下的联络房号和电话，他想给水玲玲打个电话，怜香惜玉地问她是否开心。

南下一路上，水玲玲眼睛没少盯在马跃进身上。但马跃进一直没正眼看她。中途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下车吃饭，水玲玲帮着马跃进拿托盘，马跃进没要，自己伸手拿过一个托盘站在吴中友身后排队。打完饭菜找座位，水玲玲又给马跃进抢了个位子，但马跃进却坐到了左逢源对面。马跃进没给水玲玲一次服务的机会，弄得水玲玲心里灰灰的。现在，住到宾馆里了，布置完工作，马跃进想起水玲玲。一个没出过远门的女子，肯定对这次美差终身难忘。可是从头到尾把左逢源交来的联系名单房间号看下来，居然没有水玲玲的房号和电话。这个滑头鬼，他心里骂一句左逢源。不过也许是左逢源的一时疏忽，不必介意。

找不到水玲玲的房号，又不便亲自出去敲门，如果敲错门，那才见怪出丑哩。马跃进只好手持遥控器，打开里面卧室的电视。电视上立即出现宾馆自放的节目。和丁小卫看到的一样，又是男男女女苟合，哼哼哈哈的画面。马跃进心头掠过一丝灼烧感，嗖的一声，像一道闪电划过黑夜，转眼消失。但心头掠过的一股热浪让他非常快乐。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画面，身体里除刚才掠过的一热外，居然没有其它任何动静。这让他非常奇怪。他这个年龄经历得太多，对这种具有很强视觉冲击力的画面也许早已司空见惯，竟然唤不起他一点兴趣。

“无聊！”马跃进心里骂一句。他马上换成一个新闻频道，那个频道正播放着国际新闻。相比较，他更关心的是国内外的大事。

突然，床头的电话响了。

凭马跃进的经验，此时的电话十有八九是宾馆里一些特殊服务的电话。半夜三更的，听到那些嗲嗲的声音，是男人真支撑不住诱惑。过去住宾馆遇到多了，因此

天两顿弄点小酒嘶啦嘶啦地喷，小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滋润。水玲玲的哥哥在一家半死不活的企业上班，求妹妹找马市长给调个工作，最好能到高速公路上去。高速公路上是高收入，但进入争得头破血流，哪能轮上他呀。水玲玲心里没底。趁着马跃进脸色好看的时候，水玲玲提出要求。马跃进难为是难为了，咂咂嘴：“条管部门，难。”但还是表示努力帮忙。话说在那，水玲玲估计没戏了，再也没追问过马跃进。可忽然有一天，马跃进告诉水玲玲：“叫你哥去高速公路上报到吧。”你看把水玲玲一家高兴的，对马跃进感恩戴德，五体投地，称作大恩人。一个年轻单纯的女孩子怎么会如此博得马跃进的好感？谁也说不清楚。大概是他善心大发慈悲为怀吧。女大当嫁。水玲玲结婚时给马跃进小心翼翼发了一张请柬，心里根本没打算他去参加她的婚礼。没想到，马跃进那天从千里之外赶回来，出现在她的婚礼上，而且还买了一个鲜花花篮放在她的婚车上，目送她上车。婚后上班，马跃进对水玲玲的好感渐渐淡了。他提议让小玲玲到宾馆做领班。因为他觉得结婚后的水玲玲不再适宜当小食堂的服务员，毕竟早早晚晚不方便。水玲玲虽然离开朝夕相处的马市长，但她心中对他的那份感激与日俱增。她悄悄找人弄了一张马跃进的照片，放大到胡子茬一根一根都看得清清楚楚，加了个精美的金铂框子，像供着上人牌位或菩萨那样摆在自己的工作间里。有一天，马跃进无意走进她的工作间，发现自己赫然笑在水玲玲床头，心头一热。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孩子！水玲玲多次打他的手机：“马市长，我有事想向你汇报。”一个宾馆领班能有什么事汇报？有事向经理汇报去。但是，马跃进心里这么想，可从来没拒绝水玲玲，只是说：“哦，我有事，我开会，有空我找你。”一直往后拖。直到前天，要到南方招商来了，马跃进想到水玲玲，头脑一热，叫左逢源通知宾馆派水玲玲跟车服务。服务什么呢？出差经费有限，多一个人就多好多开支，更何况多一个女的，到哪都得要单间，集体行动很不方便，因此，左逢源有点不高兴。但还是叫上了。

现在，马跃进惦记水玲玲，水玲玲就善解人意地打电话来了。非常明显，是要上门服务的。马跃进心里明镜似的，其实他早从水玲玲对他怨尤的目光中看出暧昧，看出感激，看出水到渠成的心心相印。他没有丝毫玩弄权力，靠的是自己的人格魅力，使水玲玲对自己产生好感，这是他实在没办法的事。他再拒绝水玲玲向他汇报工作就可能冷了一颗火热的心，就可能毁了一个人。面对电话那边娇喘吁吁的声音，他思考片刻说：“过十分钟过来吧。”

十分钟，对于马跃进来说能干什么呢？当务之急他想洗把澡。洗把澡，冲个凉，有十分钟足够。

但是对于近在咫尺的水玲玲来说就是一个漫长的征途。招商没她的事，吃完晚

一堆烂肉，不用老婆的追问，他在那里一次次反躬自问，我是怎么了，我是怎么了？老婆说他交不了作业就只有一个可能，他的作业交给别人了。但是，他解释说，根本没有那回事，只是近来太累。马跃进有口难辩，老婆给他一次机会，等他下次表现。他拒绝情人的一再邀请，决心把下一次作业完成得漂漂亮亮。可是，他又一次像摊泥一样让老婆掀翻下床。他不得不怀疑，自己阳痿了？

马跃进真的阳痿了。他曾悄悄请一个泌尿科专家咨询过，长期酒精中毒，工作压力大，阳痿可能性很大。男人宁愿立马倒下，也不愿成为女人面前的废物。马跃进突然感到人生失去了意义，人前人后怪物似的见不得人。他把这个秘密久久埋在心底，独自默默承受着性能的煎熬，真是难言之隐啊！

先之东扶，收之桑榆，有时男人会莫名其妙从环境的改变中获得意外收获。马跃进竭力拂去阳痿的阴影，想在千里之外的一个年轻漂亮女人身上找回失去的雄风，但是，他无法相信的是，他征服不了自己，当然也就征服不了女人。他已经折腾得气喘如牛，大汗淋漓了。

水玲玲善解人意，没有丝毫的怨言。相反，她把马跃进的无能为力，理解成自己的功夫不够。她把马跃进的宝贝含在嘴里，千娇百媚地唤着马跃进的男人气概。并不断地喃喃自语：“乖乖，别怕，别怕，我是你的，我是你的。”她像母亲哄着自己的婴儿。

“哎呀！”马跃进惊叫一声。他看见一颗沉睡千年的种子破土而出，滋滋疯长，瞬间枝繁叶茂，开花结果了。他看见旷野上一棵弱柳在随风摇摆中茁壮成长，瞬间挺拔高大，直插云霄。他听见沉睡的冰河吱吱解冻了，开河了，欢畅地奔腾了。多么辽阔的草原啊，多么湛蓝的天空啊，奔流不息的千沟万壑，浩浩荡荡，一泻千里。他纵横驰骋在湛蓝的天空下的无垠草原上，正在高唱，马啊，你慢点走哟慢点走哟，我要把这壮丽的景色看个够哟——

水玲玲为自己妙手回春的功夫欣喜若狂。于是，两人像春水中交尾的鱼儿开始欢快地嬉戏。

多少难言之隐，多少男人的屈辱，一切都让水玲玲给扫除了。马跃进高兴坏了，他在享受水玲玲青春气息浸润的同时，对水玲玲充满了感激。他终于有了一次畅快淋漓的宣泄。他几乎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他雄风不减，因此，他肆无忌惮地大吼大叫。

接下来的拥抱和亲昵显得平静而又温情脉脉，电视上画面的吸引力明显减弱。苍白的语言代替了行动。马跃进想起起死回生妙手回春等字眼，亲切地称水玲玲：“你真是世上最高明的医生。”

“我没想到你不行。”

“不行是男人最大的痛苦。”

“我一直想你是最雄壮的男人。”

“你给了我幸福，你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只要你能幸福。”

“我想提你当经理。”

“我做不了，心太软。”

“那我怎么感谢你？”

“我是因为感激你才给你的。”

“那我还是要你当经理。”

水玲玲给马跃进留下无穷回味，世上还有这么好的女人？